

詩歌，漫遊——鄭愁予教授

撰文：高曉坤



很多人接觸到鄭愁予老師都是在中學課本上那首美麗的《錯誤》，帶着好奇，帶着疑問，對鄭愁予老師進行了一次關於詩、網路以及人生的訪問。

當談到將詩歌與教育掛鉤，是否會對詩歌造成損害的問題時，鄭老答道：「我想是沒有損害的，因為經過嚴格的挑選，而且不止一年了，這表示他可以流傳下去，不受時間的限制，這對詩來講，是一個好事情。沒有負面的說法，只是不同的詮釋，甚至有的是完全相反的，這對詩來講是好的。但是對詩人來講，不一定，我有更多地作品在我心目中比這首詩更好，但是人們就忽視了。因為人總有一個惰性，我有現成的詩在這裏，就不會再就進一步的欣賞，這對詩也不是很好。希望課本裏的詩可以引起讀者欣賞我的其他詩。」

在與鄭教授談論到現在的詩歌發展的問題時，鄭愁予不斷強調的就是詩歌的原質問題，他認為好的詩歌應該是有靈性的，失去了原質的詩歌是沒有感動人的力量的。他說：「首先詩的本身，脫離了詩的本質，其感動人的能量單薄起來了，詩的原值，本身就不能

把感情放射出去，在感情上和別人交流。那大家為甚麼要花時間來閱讀莫名其妙的文字。甚至其地位不如流行歌曲了，有的人覺得流行歌曲的歌詞很好，很感動，但是從詩的角度來講有可能不是非常好的文字。也不能真正的把人的感情表達出來。但為甚麼人們覺得那個號，是因為給人們造成了不讀詩，也不知道詩在哪裏。以我個人的例子，大家唯讀錯誤，但是他們就錯過了欣賞其他詩的機會。就是希望有更多好的作品，希望教科書選更好的詩，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對新詩感興趣，希望有更多的媒體主動的找到好的作品，就用朗誦的方式就可以了。但有的時候單單靠每天在報紙上刊登一首詩不可靠，因為有的時候編輯先生並不懂詩。有的詩怎麼能上報給人看呢，我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

而作為一位已經年過八旬的詩壇老兵，在談到關於文學與網路的問題時，鄭愁予老師發表了自己的獨到看法，在他看來，現在的社交媒體一方面減少了我們讀詩的可能性，在另一方面又可以作為一種詩歌傳播的很好的媒介，他說：

「詩人靠性靈，有很多時候詩人的天性是自己不知道的，有可能他會轉變成環境保護的一個人物，上街抗議等等。寫詩的這種形式慢慢就更生疏了。現在的另一個現象就是普遍的對文字的掌控能力都減弱。因為網上引人注目，簡化了變形了的語言越來越多，多到已經沒辦法讓人掌握。沒有一個合適的語言在裏面，所以我覺得詩在今後可以好好的利用網路。好的詩人，有自信的，有性靈的，有放射能量的好的詩人，自己應該勤奮一點，不要變成懶詩人。我自己就有網路，但是我沒有用，因為我太懶了，太多的東西進來我忙不了了。我也沒有助理，這種事情也不能靠助理，我也不敢用，每年就放在那裏，但是還要交費用，臉書我也不敢參加。很多人說我幫您弄一個，但其實臉書不是你願意不願意寫東西，而是在臉書上別人把你的東西弄去，我在一個地方和一個唱歌的人合了個影，第二天她把照片放在她的臉書上了，好多人就看到了這位女歌唱家和我照相還蠻親熱的，所以有的時候你不敢去弄，因為大眾的東西你不買票也可以上車的。那麼我就想了一個辦法，有一個網站，這個網站不要說你是誰，哪個詩

人。比如說好詩網站，你主選認為誰是好詩甚至都是你自己的放上去。那要真正是好的東西，大家都可以看到。其實你可以選自己的詩進去，然後不去講這首詩是誰寫的，大家只是評這是一首好詩。這樣慢慢的在網上出現，而且大家覺得這個詩是真好，而且在地下讓大家覺得這個不是空泛的東西。」

於是我追問道，現在內地有很多詩歌推廣的網站，為甚麼沒有使得詩歌可以得到全面地推廣呢，鄭老認為這是因為詩歌不夠精彩。他說：

「這是因為詩不夠精彩。精彩除了文字技巧方面，你還要有真的性靈，沒有真的性靈，即真，善，美，是不行的。但多多少少總比沒有好，至少還有人試着去寫，試着去參與。還是在詩的推廣有些作用。」

關於把社交媒體當成一種詩的傳播媒介是不是推廣詩歌的一個好的方式的問題，鄭老說：「這是一種好的方式，如果你傳播的都是垃圾那就沒有意義了，那就是一種對網路的污染了，你叫其詩，但又不值得讀，所以去分辨甚麼是好詩，甚麼是值得讀的詩，因人而異。這就需要一流的敏感的詩人參與，把整個的氣候建立起來。」

同時鄭老也表達了對現在詩壇沒有好的詩人出現的問題的擔憂，他說：「是的，一流的雜誌可以做網上的版，現在好多詩雜誌都存在。現在很多時候一首能感動你的詩都不能發現，有時候偶爾幾個句子還可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談詩和歌的問題。現在流行歌曲有好的歌詞，有詩的意味的歌詞已經不錯了。紀玄說詩是詩，歌是歌。與詩是不同的。歌太過於直接了當，以一種訴情的方式訴情和抒情還不一樣，訴情有時候有點濫情，呼喊，呼叫。抒情是間接的，靠美得意向來進行表達。」

但當我問他，現在好詩越來越少，可不是我們的社會環境導致時，他說：「這個現象不僅是在中國，英文也是有這個問題。英文詩現在也在沒落了，但他們的問題和我們的問題不全然一樣，嚴重的時候是我們文字本身發生問題了，他們只是多創作了一些網路語言。漢語，從世界現在主要用的語言來看，是沒有間斷的，出了很少用的那

些字意外。西方的語言文字，最多只是幾百年的歷史，所以其活力還在，但是中文字如果不好好傳承很容易讓人誤解，現在很多年輕人用的語言詞不達意。」

但當我問他這是否是由於網路而導致的時，鄭老回答我說：「在沒有網路之前這個問題已經存在了，可見並不是網路引起了這個問題。這個語言本身越發展，其歧義性越多。歧義性是製造語言美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歧義性容易使人產生聯想。詩不是靠想像力，詩是靠聯想力。想像力可以用在任何地方，想像力沒有方法給你一個具體的表達方式，而聯想力是給你一個線索去進行聯想。我們現在進行詩的裁判，很多作品的聯想力很薄弱，詩的中心沒有，這就很困難產生美的聯繫力。」

探究其原因，鄭老說：「因為生活方式的改變。坐在書齋裏靜靜讀書的人越來越少，圖書館裏用功讀書的人越來越少。我們都知道現在是一個工商業的社會，現在很少有一個人靜靜去思考的東西。而且我們現在接受的東西太複雜，使你的情緒沒有辦法集中起來去寫詩。你五花八門寫都市的嘈雜，你的抱怨所產生的詩不是詩，真正的詩是在你不喜歡的生活環境中還能找到一些你生活下去的理由。我寫台北，說台北街頭就像我的書架，那個雜亂的招牌走過去有美感嗎？沒有。就像一個人走在台北的街頭，走在一個飯館的櫥窗外看看他的功能表，我想要找讓我們活下去有道理的理由。」

最後，我還是鼓起勇氣問出了一直存在於我心中的疑問，即為甚麼鄭老年紀這麼大了，還一直堅持在世界各地不停的奔波。鄭老的回答再次出乎了我的想像，他說：「我不覺得我老了，有時候在家裏面，我太太會說就像一個沒有長大的男孩，我的情緒一直在活動。我基本上是站在別人的立場上去想問題，這個很簡單。就是同情心，一直很強烈。有這種同情心一直很強烈。老就是沒有同情心，我一個人呆在家裏多呆幾天吧，不要管別人了，這個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生命是我們不能決定的，自己不能管的了自己的事情，基督教是這樣佛教也是這樣。釋家牟尼在菩提樹下看星星看了幾十天，想到了這些個星星形成了宇宙，人算甚麼，這個星星永遠都在這個地方。你別擔憂

了，天生我才必有了，你情緒集中了，同情弱勢了你就可以去寫。對詩人來說同情心就是最重要的。」